

暨南史学丛书



中古丧葬艺术、礼俗 与历史研究

崔世平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暨南史学丛书

中古丧葬艺术、礼俗 与历史研究

崔世平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古丧葬艺术、礼俗与历史研究 / 崔世平著. —北京: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8. 3
ISBN 978 - 7 - 5203 - 2061 - 0

I. ①中… II. ①崔… III. ①葬俗—风俗习惯史—
研究—中国—南北朝时代—唐宋时期 IV. ①K892. 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26618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刘芳
责任校对 王龙
责任印制 李寡寡

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
邮编 100720
网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发行部 010 - 84083685
门市部 010 - 84029450
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刷装订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
版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
印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 × 1000 1/16
印张 16
插页 2
字数 242 千字
定价 58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010 - 84083683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上篇 丧葬艺术与礼俗

- 隐囊考 (3)
- 巩义涉村宋代壁画墓“五郡兄弟”孝子图略论 (18)
- 壁画中的女性生活
——以宋辽金墓葬壁画为中心 (34)
- 变革中的唐宋丧葬礼俗 (74)
- 唐五代时期的凶肆与丧葬行业组织 (120)
- 唐代恭陵玄宫形制与关中墓葬因素 (137)

下篇 出土文献与历史研究

- 吐鲁番随葬衣物疏中所见“手爪囊”“脚爪囊”释义 (151)
- 崔芬墓志与南北争战下的青州崔氏 (162)
- 临淄北朝崔氏墓与清河崔氏乌水房 (173)
- 北齐窦兴洛墓志与代北窦氏 (183)
- 王昌父子墓志与北周京兆王氏 (191)
- 新出后晋张奉林墓志与后唐政治 (201)
- 唐五代时期的毬场与城市空间 (209)



“刻毡为形”试释

——兼论突厥的祆神祭祀 (228)

从山东寒庶到关中望族

——杨隋郡望形成过程试探 (237)

后记 (249)

上篇 丧葬艺术与礼俗

隐囊考*

隐囊是我国南北朝隋唐时期流行的一种卧具，其外形为圆筒状的囊袋。隐，意为凭、倚靠。隐囊以丝织物为表，内部用织物或纤维填充，可供倚靠身体，其作用如同今日之靠枕。沈从文、孙机等先生都曾对这种卧具做过研究，^①但所论尚有剩义。笔者不揣浅陋，拟就隐囊的图像、渊源及象征意义等几方面略加讨论，以为前贤续貂。

一 图像中所见的隐囊

目前所见最早的隐囊图像出现于维摩诘经变画中。营造于北魏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（500—523）的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洞口内壁有文殊师利与维摩诘对坐浮雕，20世纪30年代被盗往国外。图中维摩诘长须飘垂，右手执麈尾，左肘向后斜靠在一个圆鼓的囊上，囊身有一圈纵向条纹，露出的顶端有一圈莲瓣纹（图1）。沈从文先生指出此囊即是隐囊。^②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东魏武定元年（543）造像碑上有一幅维摩诘说法图，维摩诘箕坐于装饰华丽的帷帐下，右手执麈尾，倚靠

* 本文曾发表于《考古》2011年第12期。刊出后蒙扬之水先生赐函教示，并赐大作《曾有西风半点香——敦煌艺术名物丛考》，其中《丹枕与绶纒》一节，考证本文所论的“隐囊”在佛经名为“丹枕”或“倚枕”，“原系印度上流社会及巨富之家日常生活中的习用之具”。先生所用佛经资料及佛教壁画和雕塑材料，多有笔者此前未曾留意者（参见扬之水《曾有西风半点香——敦煌艺术名物丛考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，第113页）。

① 沈从文：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248页。孙机：《唐李寿石椁线刻〈侍女图〉、〈乐舞图〉散记》（上），《文物》1996年第5期。

② 沈从文：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248页，插图65。



图1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维摩诘像（摹本）

在一个圆筒状的隐囊上。隐囊表面饰纵条纹，顶端打结（图2）^①。莫高窟第159窟东壁南侧中唐时期维摩诘经变中，也有类似的维摩诘倚靠隐囊图像。维摩诘侧卧于帐下的高榻上，左手执麈尾，垂于胸前，右臂向后侧斜倚在竖立的朱红色隐囊上。^②



图2 东魏武定元年造像碑维摩诘像

① 金申：《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》，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227页，图版168。

②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：《中国石窟·敦煌莫高窟》第4卷，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，图版88。



墓葬壁画和画像石中都曾发现过隐囊的形象。2000年发现于西安市北郊的粟特人北周同州萨保安伽墓，墓室中部偏北摆放一具围屏石榻，由石屏风、榻板、榻腿组成，共雕刻56幅图案。其中正面屏风第二幅为乐舞宴饮狩猎图，上半部分刻乐舞宴饮场景，下半部分刻狩猎场景。乐舞宴饮场景中，主人屈右腿坐在方毯上，卷发，头戴虚帽，身着浅灰色圆领紧身袍，腰系黑色贴金带，穿浅灰色裤，脚蹬黑色长靴。右手持角杯，右臂靠在侧后方的隐囊上，左手扶隐囊，面向右观赏演奏。隐囊呈竖立的朱红色鼓状，前面有两道纵向条纹，两端各有一圈莲瓣纹装饰（图3）。^①正面屏风第三幅为居家宴饮图，在中国式的建筑下，安伽夫妇盘腿并坐榻上，榻前左右分别立有执壶男侍与执扇女侍。安伽右手前伸，左手执金杯，左臂靠在一个竖立的有纵条纹的隐囊上。^②



图3 安伽墓石围屏乐舞宴饮图

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：《北周安伽墓》，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27页，图片见图版46。

② 同上书，第30页，图片见图版52。



图4 北周康业墓石围屏
会客图（摹本）

2004年陕西西安北郊发现北周时期粟特人康业墓，墓中葬具为一具围屏石榻（石棺床），榻上有骨架一具。石榻围屏上刻有10幅线刻图，内容以会见宾客、出行为主。左侧围屏自左而右第1幅线刻图为男主人会见宾客，主人为一年长老翁，坐于柳树下的榻上，双膝之上置一隐囊。隐囊有纵向条纹，顶端有环状绳结和莲瓣纹饰（图4）。^①

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了20世纪初安阳出土的北齐石棺床围屏中的两件，其中后屏左侧画像石刻有一幅葡萄园宴饮图。左下角一组五位女乐人分为两列，中间一男子作胡舞，右侧有梳月牙髻女子六人。最上端葡萄架下大床上，左边坐女子七人，右边坐男子八人，前排有一执希腊式来通的

的贵人，其身后横置一个圆筒状隐囊，仅露出左右两端。隐囊两端均有莲瓣装饰，顶端打环状结（图5）。^②

①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：《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2008年第6期，第27页，图24、25。

② 参见姜伯勤《中国袄教艺术史研究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，第45页，图4-13。图片另参见施安昌《北齐粟特贵族墓石刻考——故宫博物院藏建筑型盛骨瓮初探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99年第2期，第75页，图6。



图5 安阳北齐石围屏宴饮图（摹本）

山东嘉祥县隋开皇四年（584）徐敏行墓墓室北壁绘有一幅宴享伎乐图，墓主徐敏行夫妇并列箕踞于一榻上欣赏乐舞。榻前左侧有鼓吹乐人，正前有一胡人表演胡旋舞。徐敏行身前置一几，右臂凭几，左手举高脚杯；夫人身后横置一个朱色圆筒状隐囊，露出右端的一段，顶端有一圈弦纹，束口处打结（图6）。^①

^① 山东省博物馆：《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——隋代墓室壁画的首次发现》，《文物》1981年第4期。彩图见刘九庵主编《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·书画卷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30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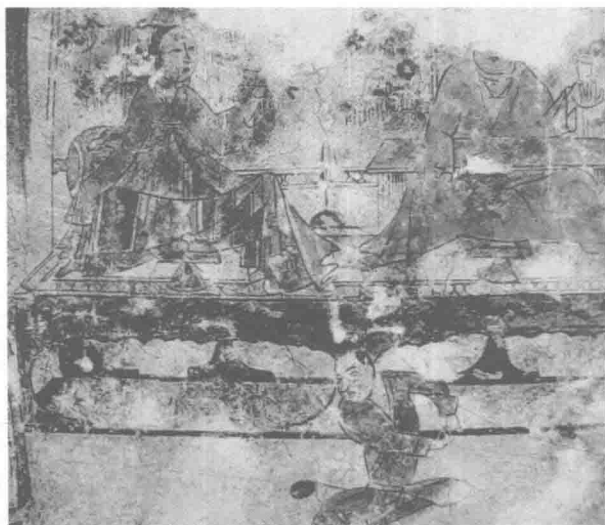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6 徐敏行墓宴享伎乐图



图7 《北齐校书图》
抱隐囊侍女

唐李寿石椁内壁线刻《侍女图》表现的是侍奉场景，其中第15人怀抱隐囊，囊身刻出六条纵向条纹，条纹之上为两条弦纹之间夹一圈连珠纹装饰，顶端也打有绳结。^①

传世绘画中也有隐囊的图像。沈从文先生注意到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旧题唐阎立本作《北齐校书图》中有隐囊的形象：“女侍数人，都梳双螺髻，额前发式也作卷螺纹佛装。其中一人抱一个鹅蛋形晋南北朝时习用的隐囊。”^②（图7）传为晚唐孙位所绘的《高逸图》中，四个人物列坐，各有一侍者侍立于后。四人中有三人

① 孙机：《唐李寿石椁线刻〈侍女图〉、〈乐舞图〉散记》（上），《文物》1996年第5期。

② 沈从文：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248页。



身后置隐囊，只有第二人因为身体遮挡，无法判断是否也倚靠隐囊（图8）。据考证，此图为《竹林七贤图》残卷，四个人物从右到左依次为山涛、王戎、刘伶和阮籍。^① 沈从文先生指出，其隐囊上“作的是唐代大团科式华锦纹样……主题人物也是从晋南北朝旧稿取来，加以拼凑而成的”^②。然而可能因为作者对隐囊的形制已经不甚了解，画中的隐囊并非圆筒形。



图8 《高逸图》 第四人

从以上所列隐囊图像看，北朝时期的隐囊表面都有纵条纹，顶端有一圈莲瓣纹装饰，这可以视为早期隐囊的特征。从隋代开始，又出现以囊表织物自身花纹为装饰的隐囊。囊表内装入填充物后，可能有两种封

① 刘九庵主编：《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·书画卷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38页。

② 沈从文：《试释“长檐车、高齿屐、斑丝隐囊、棋子方褥”》，载《花花朵朵坛罐罐——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》，江苏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75页。



口方式：一种是用线缝合，囊口处呈一个圆饼形的面；另一种是以绳束扎，囊口形成一个环状的结，可供抓握。

二 隐囊的渊源

明代周婴《卮林》卷五“隐囊”条说：“隐囊之名宋齐尚未见也。”^①《颜氏家训》卷三《勉学》载：“梁朝全盛之时，贵游子弟，多无学术，至于谚云：‘上车不落则著作，体中何如则秘书。’无不熏衣剃面，傅粉施朱，驾长簪车，跟高齿屐，坐棋子方褥，凭斑丝隐囊，列器玩于左右，从容出入，望若神仙。”^②则“隐囊”一词可能最早出现于梁代。“斑丝”，王利器《集解》曰：“斑丝谓杂色丝之织成品。”^③斑丝隐囊当是用杂色丝织物制成囊表的隐囊。

南朝陈后主也曾在宫中使用隐囊。《南史》卷一二《后妃传》载：“时后主怠于政事，百司启奏，并因宦者蔡临儿、李善度进请，后主倚隐囊，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。”^④此条又见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七六《陈纪十》“长城公至德二年”条：“上怠于政事，百司启奏，并因宦者蔡脱儿、李善度进请。上倚隐囊，置张贵妃于膝上，共决之。”胡三省注曰：“隐囊者，为囊实以细软，置诸坐侧，坐倦则侧身曲肱以隐之。”^⑤从文字描述看，正与图像所见相合。

虽然隐囊的名称出现较晚，但古人对其渊源的认识并不太清楚。自唐代起，学者往往将隐囊与车上名为“鞞”的韦囊联系起来，认为隐囊由韦囊演变而来，或者就是韦囊。《急就篇》卷三“鞞”字颜师古注曰：“鞞，韦囊，在车中，人所凭伏也，今谓之隐囊。”王应麟补注曰：

①（明）周婴：《卮林》，丛书集成初编本，第111页。

②（北齐）颜之推撰，王利器集解：《颜氏家训集解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145页。

③ 同上书，第148页。

④ 《南史》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，第347页。

⑤（宋）司马光编著，（元）胡三省音注：《资治通鉴》，中华书局1956年版，第5478—5479页。



“亦作袱、鞞。《说文》：袱，车袱也。”^① 可能是因为《颜氏家训》中将贵游子弟“驾长簷车”与“凭斑丝隐囊”两种行为并列，而使颜师古产生了隐囊是在车中的误解。颜师古是著名学者，其观点对后世影响较大。如明代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卷一九曰：“隐囊，古人呼车鞞之俗名。颜师古曰：鞞，韦囊，在车中，人所冯伏也。今谓之隐囊。王右丞诗：‘隐囊纱帽坐弹棋。’盖取车中鞞为坐弹棋耳。《颜氏家训》曰：梁全盛日，贵游子弟，驾长簷车，跟高齿屐，坐棋子方褥，冯斑丝隐囊。名之曰囊，意其物视褥为高，故用之冯，亦用之坐也。”^② 胡氏不但继承了颜氏的观点，把隐囊、韦囊混为一物，而且还以明代的起居习惯推测古人的起居，误认为隐囊可以像褥一样作为坐具。

明清之际学者方以智《通雅》卷三五曰：“鞞，韦囊，在车中，人所凭伏也，曰隐囊，今用扶手，其面韦，中以糠实之，使要可伏其遗也。”^③ 《玉篇》：“鞞，车轼也。”^④ 则“鞞”或“鞞”实际上都是车舆前部的轼，因用皮革为表，故从“革”或“韦”。作为车上用具的韦囊，尚未发现实物或图像，但从文字描述看，和隐囊的区别是很明显的。韦囊以皮革为面料，以谷糠为填充物，坚牢耐磨，有减震的功能，是蒙在车轼上供人凭伏的车具，也因此被等同于车轼；而隐囊一般以丝织物为表，以织物或纤维填充，轻软舒适，是休憩时置于身后或坐侧用以倚靠的卧具。因此，隐囊与韦囊是两种不同的器物。

西安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和安阳北齐石棺床都是入华粟特人的葬具，其线刻图像表现的多是粟特人的生活情景和祆教艺术。安伽石围屏和安阳石围屏上所刻宴饮图，从宴饮环境、人物服饰和所持器物看，都带有浓郁的粟特风格，其中的隐囊应也是粟特人的日常用具。山东嘉祥隋徐敏行墓宴享伎乐壁画上，不仅绘隐囊，也绘有胡旋舞胡人，高脚杯等，其夫妇并坐榻上欣赏胡旋舞的构图方式，与安伽石围屏家居宴饮图相似，显然受到了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。因此隐囊究竟是中国创制还是

① (汉)史游著，(唐)颜师古注，(宋)王应麟补注：《急就篇》，丛书集成初编本，第226—227页。

② (明)胡震亨：《唐音癸签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208页。

③ (明)方以智：《通雅》，中国书店1990年版，第425页。

④ (梁)顾野王：《大广益会玉篇》卷26《韦部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124页。



来自于域外，就很值得讨论了。

印度笈多王朝时期（320—540），宫廷乃至富裕市民阶层使用的一种圆筒状卧具，与中国的隐囊非常相似。位于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阿旃陀石窟第17窟正面门廊后壁上部绘制了一幅《须大拿本生》壁画，作于475—500年。故事从右边第一幕宫廷生活开始，须大拿太子与他的妻子马德丽（又译作“曼抵”）公主并肩坐在宫殿凉亭的卧榻上。公主斜倚在太子怀中，太子从后面搂抱着公主，倚靠着横置于身后的一个只露出一端的圆筒状囊（图9）。^①从其圆鼓的形状看，应是隐囊。



图9 阿旃陀石窟第17窟《须大拿本生》壁画

阿旃陀石窟第26窟有一尊高浮雕涅槃佛像，佛像头枕一个囊，从露出一端可见囊表阴刻出八道纵条纹，顶端束口处留出两根条

^① 王镛：《印度美术史话》，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103—104页。